

赫哲语动词的人称范畴*

金莉娜 金钰洁

[摘要] 基于多年的田野调查，文章提出赫哲语动词具有人称范畴，并运用语言类型学方法探讨赫哲语动词的人称问题。赫哲语的人称一致标记均为后缀，从形态和音系特征来看，人称代词是人称后缀的主要来源。动词的人称变化体现谓语和小句主语的人称信息编码模式，形动词、副动词、谓语动词的人称变化不完全相同，陈述式、祈使式、条件式谓语动词与小句主语的人称一致关系也有区别。主语是一致关系的控制项，其生命度与有定性影响和制约动词的人称一致标记。赫哲语动词人称一致标记的使用具有较强的规律性，但是已出现简化趋势。

[关键词] 赫哲语 动词 人称范畴 人称一致关系 控制项

在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中，人称范畴一般通过人称代词和动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出现在某个相同的句法位置上表示话语参与者的一组封闭的、互补分布的语法形式称为“人称标记”或“人称形式”（刘丹青、强星娜 2009）。Siewierska (2008) 以 700 多种语言的语料库为基础，指出不同语言的人称形式有不同的分布规律和系统性差异。国内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人称范畴研究主要集中在维吾尔语（邓浩、郑婕 1987；邓浩 1996；木再帕尔 2017, 2018）、达斡尔语（拿木西来 1981；乌尼尔其其格 2005）等突厥语族、蒙古语族语言中，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研究成果较少。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 3 位赫哲族老人讲述的话语^①及伊玛堪故事为语料，从语言类型学角度探讨赫哲语动词的人称范畴。

一 赫哲语的人称问题

国内学界基于满语、锡伯语没有人称范畴这一事实，普遍认为满语支语言没有人称范畴。如孙宏开等（2007:1966）指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蒙古语族以及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动词有人称形式，满语支语言的动词则没有人称形式。

* 本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濒危赫哲语参考语法研究（18BYY192）”、2024 年度黑龙江省教育厅语言文字科研项目“数智时代黑龙江省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使用现状调查研究（2024Y03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若有错漏，概由作者负责。

① 本文所引例句为作者于 2018-2021 年间在黑龙江省同江市田野调查所得。3 位发音合作人均为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渔业村的赫哲族母语人，分别是：尤*发（男，1936-2020，小学）、尤*兰（女，1944-，小学）、尤*凤（女，1952-，初中）。在此感谢发音合作人所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实际上，凌纯声（[1934]2012:505、506）很早就以动词 fuli “走”为例，指出赫哲语陈述句中的动词词尾有变化。尽管他只考察了陈述句现在时动词的人称变化形式，但这是学界首次关注到赫哲语动词有人称变化。安俊（1986:35）发现，赫哲语名词有人称领属范畴，副动词也可分为带人称的和不带人称的两种；但是，他把谓语动词的人称形式看作体后缀的一部分，而非专职语法标记。尤志贤、傅万金（1987:27、28）在考察赫哲语动词的形态变化时以陈述式现在时为例，指出动词后的 -xəi “表示说话人过去已完成了动作或行为”、-xəni “表示说话人讲的是别人过去已完成的动作行为”、-xən 表示“说话人对所发生的动作或行为是亲自目睹或直接得知的语气”。实际上，赫哲语中表示人称意义的成分经常与时、体、式成分相互渗透，-xəi、-xəni 及 -xən 也并非最小语法标记，而是可以分离出最小语法形态的复合形态。朝克（1997）在探讨赫哲语动词的陈述式时指出，“表示不同时及不同人称的附加成分往往要接续于由态、体等构成的动词词干后面，陈述在不同时间不同人或物进行的动作、行为”，认为赫哲语动词的陈述式有一整套表示不同时间概念和人称内容的形态成分，且有严格的规律。朝克（1997）细致观察了赫哲语陈述式动词的形态变化，但是把人称后缀看作依附于时范畴的附属成分，也没有进一步探讨肯定陈述式以外其他语气动词的人称变化。

可见，尽管有部分学者已关注到赫哲语动词的人称问题并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是并未将人称看作赫哲语动词的语法范畴，更没有对人称范畴进行系统、深入的描写。本文将前人看作时体成分或语气词成分的表人称意义的形态视为人称后缀，指出赫哲语动词具有独立的人称范畴，人称一致关系体现动词与小句主语的人称信息编码模式，对于建立谓语与主语论元之间的句法、语义联系具有重要作用。

二 人称一致标记的形态、音系特征

主语与谓语的一致关系在动词上的形式表现称为“一致标记”，赫哲语动词的人称一致标记体现为人称后缀。在具有人称范畴的语言中，从表示人称的名词到人称代词再到完全依附性的人称形式，人称系统往往构成一个连续统（Siewierska 2008:21、22）。表达人称范畴的词缀往往与人称代词有直接关系，人称代词的声母（辅音）或韵母（元音）可以作动词的前缀、后缀或韵尾，人称代词也可以直接接续于动词前或后，表示人称一致关系（孙宏开 1994）。赫哲语人称代词系统体现为三身两数对立的六人称系统，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均有单、复数的对立，第一人称复数还存在排除式与包括式的对立。赫哲语人称后缀与人称代词有密切关系，多数人称后缀由人称代词的一部分或全部演化而来。如表 1 所示：

表 1 赫哲语人称代词与人称后缀

人称代词				人称后缀
第一人称	单数	主格	pi/min	-ji
		其他格	mini/min/minə	
	复数	排除式	主格	pu/munu
			其他格	munu/mun
		包括式	主格	pəthi
			其他格	pəthi

第二人称	单数	主格	<i>ei</i>	-ʃi
		其他格	<i>eini/ein</i>	
第三人称	复数	主格	<i>su/sunu</i>	-ʃo/-ʃɔ/-ʃuə
		其他格	<i>sunu/sun</i>	
	单数	主格	<i>niani/thi</i>	-ni/-n
		其他格	<i>niani/nian/thini</i>	
	复数	主格	<i>thikurun</i>	-thi/-thikurun/-lə/-l
		其他格		

从形态、音系等方面来看，赫哲语人称形式均为依附性后缀，可分为弱化形式、黏附形式、零形式三种。

(一) 弱化形式

弱化形式指由独立人称代词虚化后形成的人称后缀，语音接近人称代词，但是不带词重音，而且辅音的阻塞程度降低、音段响度增大，发生弱化 (Lavoie 2001; 李兵 2013)。这一类人称后缀主要有第二人称单数后缀 -ʃi、第二人称复数后缀 -ʃo/-ʃɔ/-ʃuə、第三人称复数后缀 -thi、-thikurun。例如^①：

- (1) a. *ei* *puta* *təəfə-xə-ʃi-a?* 你吃饭了吗?
 2SG 饭 吃-PRF-2SG-Q
 b. *su* *wuein* *thari-xə-ʃo?* 你们种地了吗?
 2PL 地 种-PRF-2PL

例(1)中，*ei*、*su* 分别是第二人称单数、复数代词的主格形式，为独立人称代词，元音 i、u 为高元音，发音时音色响亮。过去时动词 *təəfəxə* “吃了”、*tharixə* “种了”之后的 -ʃi、-ʃo 则为人称后缀，其发音时辅音的阻碍减少，元音的舌位变低，整个音节的发音变得轻、弱，且依附在动词、名词后面表示动作、行为的主体是第二人称单数或复数。可见，尽管 *ei*、*su* 和 -ʃi、-ʃo 都表第二人称意义，但是前者具有独立的词汇意义且带有词重音，为人称代词；而后者既不具有独立的词汇意义也不带有词重音，是人称代词弱化形成的语法词缀。在实际口语中，-ʃo 发音时整体音色较为含糊，既可以念 -ʃo、-ʃɔ，也可以念 -ʃuə。再如：

- (2) a. *thikurun* *oni* *thathi-xə-thi?* 他们怎么学的?
 3PL 怎么 学-PRF-3PL
 b. *thi* *dzu* *nio iniq thokhun-thikhi* *əikhsə-rki-tu* *omi-xə-thikurun.*
 那 两 人 天 中间-ABL 天黑-SUFF:趋向-DAT喝-PRF-3PL
 那两个人从中午喝到天黑。

^① 本文语法标注和缩略语为：连接号 (-)：词缀与词缀或词根分界线；圆点 (.)：多义、多功能；冒号 (:)：释义；空位符号 (Ø)：零形式；1、2、3：第1、2、3人称；ABL：从格标记；ACC：宾格标记；ADV：状语；ALL：向格；CAUS：致使；COND：条件关系标记；CONT：持续体标记；CVB：副动词标记；DAT：与格标记；DES：意愿式；GEN：领格；IMP：命令式标记；INVT：邀请式标记；LOC：位格标记；M：语气标记；NEG：否定；NPST：非过去时；PL：复数；POS：从属标记；POST：后置词；PROG：进行体标记；PROH：禁止式标记；PROS：将行体标记；PST：过去时；Q：疑问句标记；SG：单数；STA：陈述式；SUFF：后缀。

例(2a)中, thikurun“他们”是第三人称代词复数的主格形式,其中thi“他”带有词重音,是第三人称代词单数的主格形式;(2a)过去时动词thatixə“学了”之后的-thi、(2b)过去时动词omixə“喝了”之后的-thikurun则是人称后缀,表示动作主体为第三人称复数。
-thi是由独立代词thi发音时长变短、音强变弱的同时失去原来的音调而形成的弱化形式;
-thikurun则是第三人称代词复数thikurun“他们”整体弱化后形成的人称后缀。

(二) 黏附形式

黏附形式指人称代词或复数后缀的一部分脱落后,由剩下的音节或元音、辅音构成的人称后缀。黏附形式的独立性弱于上述弱化形式,发音时音长更短,音强更弱,有的甚至黏附在前一个音节上作韵尾。这一类人称后缀主要有第一人称单数后缀-ji,第一人称复数后缀-u/-wə,第三人称单数后缀-ni/-n,第三人称复数后缀-lə/-l。例如:

(3) a. pi puta teəfə-xə-jɪ. 我吃完饭了。

1SG 饭 吃-PRF-1SG

b. munu əʃi şopuku xəikhi-u thithi-rşə-wə. 我们现在不穿鱼皮裤。

1PL 现在 鱼皮 裤子-ACC 穿-NEGNPST-1PL

例(3a)过去时动词teəfəxə“吃了”后面的-ji是第一人称单数后缀,(3b)非过去时否定动词thithirşə“不穿”后面的-wə是第一人称复数后缀。-ji、-wə都是黏附形式,不能独立使用,它们紧紧黏附在动词、名词词干或相关形态后分别表示第一人称单、复数。
-wə有时也发音为-u,但是较之-u多了确定的语气。

斯钦朝克图(2021)指出,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语义对应及语音屈折可以用来区别代词的单、复数形式,如第一人称代词的元音有i、e/u的变化,首音节辅音有p、m不同的变化。从赫哲语第一人称代词单数的主格形式pi/min及非主格形式mini/min/miə,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主格形式pu/munu及非主格形式munu/mun可以推知,赫哲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形态经历了pi>mi、pu>mu的演变过程,人称后缀-ji、-u/-wə也可能是第一人称代词单、复数pi/mi、pu/mu的辅音脱落以后形成的黏附形式。再如:

(4) a. niani arkhi-u əmatchi omi-xə-ni. 他喝了一点酒。

3SG 酒-ACC 一点 喝-PST-3SG

b. niani sa-rə-n. 他知道。

3SG 知道-CONT-3SG

在例(4)中,出现在过去时动词omixə“喝了”、持续体动词sarə“知道”后面的-ni、-n都是第三人称单数后缀。
-ni、-n有可能是第三人称代词单数niani“他”的部分音节及元音脱落以后形成的,黏附在动词上表示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又如:

(5) a. mamə-sələ suliadzikə tərə-tu thə-xə-lə. 老太太们坐了西侧桌。

老太太-SUFF:复数 西侧 桌子-DAT 坐-PST-3PL

b. thikurun na arkhi omi-mi təriu-xə-l. 他们又开始喝酒了。

3PL 又 酒 喝-CVB:方式 开始-PST-3PL

例(5)中,过去时动词thəxə“坐了”、təriuxə“开始了”后面的-lə、-l都是第三人称复数后缀。在赫哲语中,复数后缀-xalə/-sələ/-səl一般用于亲属称谓后表示复数。相对而言,-xalə用于平称,-sələ/-səl用于敬称。当-xalə与复合名词结合时会发生音节脱落现象,-xalə被省略为-lə,如xaxa xithə-xalə“男孩子们”读为xaxa xi-lə。可见,出现在动词后面的第三人称

复数后缀 **-lə** 以及简化形式 **-l**, 与复数后缀 **-xalə/-sələ/-səl** 有密切关系。

鄂伦春语的复数后缀 **-l** 也可用于动词时体成分后表示第三人称复数意义。如 “*baraan bəjə-l banbur juu-nə-tʃəə-l* (许多人都出来了)” (胡增益 2001:68), 主语 *bəjə* “人”后的 **-l** 是复数后缀, 而陈述式过去时谓语动词 *juunətʃəə* “出来了”后面的 **-l** 则是第三人称复数后缀^①。据邓浩、郑婕 (1987), 从历史来看, 维吾尔语谓语的人称后缀都曾经是表示多数的附加成分, 复数后缀 **-lar** 发展到今天成了构成现代维吾尔语复数的唯一附加成分。可见, 在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中, 一部分人称后缀来自复数后缀, 复数后缀也是赫哲语人称后缀的来源之一。

(三) 零形式

零形式指在表示人称语义的语法位置上没有出现任何人称后缀而以空位来表示人称。零形式不同于无人称结构^②, 是在语境明确的情况下或在祈使式等特殊语气中, 说话人省略人称后缀而用非显性形式来表示的。例如:

(6) a. su	jili Ø!	你们站住!
2PL	站	
b. pi	əmatchi pi-mi tcefa Ø.	我待一会儿吃。
1SG	一些 在-CVB:方式 吃	

例 (6a) (6b) 分别是祈使式中的命令式、意愿式, 动词词干后都没有出现任何实体语素形式的人称后缀, 人称后缀采用了零形式。

赫哲语中还有 **-mi**、**-jə**、**-mai**、**-rə**、**-ru/ro**、**-phso** 等只在祈使式中表示人称意义的后缀 (详见下文“祈使式谓语动词”), 但是它们并非单一的人称后缀, 而是兼有人称和式、语气等多种范畴意义的复合型后缀。不论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 赫哲语人称形式均属于后缀, 韵律上不带有词重音, 不能独立充当论元, 只能依附在动词、名词上表示人称一致关系。由于人称后缀对词干的影响小于格后缀、时体后缀、副动词后缀等词缀, 因此人称后缀总是出现在格后缀、时体后缀、副动词后缀之后的位置上, 距离词干较远。

三 动词与主语的人称一致关系

一致关系 (agreement), 通常指一个语言单位的语义或形式与另一个语言单位的语义或形式之间的系统共变关系 (刘丹青、强星娜 2009)。赫哲语显性的语篇衔接手段并不发达, 因此人称一致关系往往是听话人确定话题所指的重要手段之一, 也是听话人跟踪、理解话语所指的有效依据。在赫哲语一致关系中, 动词是目标项, 在小句层面上发生形式变化。

(一) 形动词^③与主语的人称一致关系

SOV 型语言为“核后 (head-final)”语言, 动词以形动词形式构成的“修饰语—名词核心”与“OV, N-Post (名词+后置词)”相和谐, 都是无标记语序 (唐正大 2006)。赫哲语形动词由动词接缀时体后缀构成, 其功能与形容词类似, 修饰后面的名词。赫哲语形动词分为未完成体、完成体、进行体三种, 通常需要接缀人称后缀, 但是不具有强制性。

^① 在此感谢中山大学的丛珊老师对鄂伦春语人称问题的解答。

^② 木再帕尔 (2018) 在探讨维吾尔语的“无人称结构”时指出, “无显性主语结构称为无人称结构”。

^③ 所谓“形动词”也称“分词手段”或“关系从句”。出于对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传统的尊重, 本文采用“形动词”这一术语。

1. 未完成体形动词。未完成体形动词表示动作在进行但尚未完成，其后缀与陈述式非过去时后缀相同。赫哲语动词的非过去时包含现在时和未来时，听话人根据话语现场语境、话语中出现的时间名词或时间副词、语气词、式后缀等手段来区别现在时和未来时。未完成体形动词一般在动词词干上接缀-i或零形式来表示，后面通常接缀人称后缀。例如：

- (7) a. pi wunakhəmi sun pi-i-fo pa-lə əmə-je?
 1SG 为什么 2PL 住-NPST-2PL 地方-ALL 来-1SGDES
 我为什么要来你们住的地方呀？
 b. pi ein-thikhi xəsu-ji kisun-mə tolti. (你) 听我跟你说的话。
 1SG 2SG-ALL 说-1SG 话-ACC 听

例(7a)的未完成体形动词由pi“住”和未完成体后缀-i构成，后面还出现了第二人称复数后缀-fo，与小句主语“你们”的人称和数保持一致；(7b)的未完成体形动词则由xəsu“说”的词干构成，未完成体采用零形式，第一人称单数后缀-ji直接附缀于动词词干上，与小句主语“我”的人称和数保持一致。

在赫哲语中，未完成体形动词接续第三人称复数后缀是受限制的，即使小句主语表示复数，未完成体形动词的人称后缀一般也用单数后缀-ni，而非复数形式。例如：

- (8) tsulədzikə-tu-ni dzakhuŋ nio thukhiə-i-ni tərə nətə-rə-n.
 前面-DAT-3SG 八 人 抬-NPST-3SG 桌子 放-CONT-3SG
 前面放着八人抬的桌子。

例(8)的小句主语dzakhuŋ nio“八人”表示复数，但是未完成体形动词thukhiəi“抬的”后使用了第三人称单数后缀-ni。

2. 完成体形动词。完成体形动词表示动作已经完成，在动词词干上接续陈述式过去时后缀-xə来表示，后面通常需要附加人称后缀。例如：

- (9) a. ci min amin-thikhi xəsu-xə-ſi kisun-mə pi ſaxu sa-je.
 2SG 1SG.GEN 父亲-ALL 说-PST-2SG 话-ACC 1SG 全 知道-1SGDES
 你对我父亲说的话我全知道呀。
 b. thikurun wa-xə-thi nikhtə khumakhə kiəutəchin ſaxu sədzin-tu
 3PL 杀-PST-3PL 野猪 鹿 狮子 全 车-DAT
 thəwu-rə wuca-rki-xə-n.
 装-CVB:先行 拉-SUFF:趋向-PST-3PL
 他们把捕杀的野猪、鹿、狮子全部装上车拉回来了。

例(9a)完成体形动词xəsuxə“说了的”接续第二人称单数后缀-ſi，例(9b)完成体形动词waxə“捕杀了的”接续第三人称复数后缀-thi，分别与小句主语“你”“他们”的人称和数保持一致。有时即使小句主语表示第三人称复数，完成体形动词也接续单数后缀。例如：

- (10) kia xothuŋ-thikhi əmə-xə-n morkən tshotsho-xalə-n ſaxu
 别的 城镇-ABL 来-PST-3SG 莫日根 小伙子-SUFF:复数-3SG 都
 aktənə-i-thi. 从别的城镇来的莫日根小伙子们都很高兴。
 高兴-NPST-3SG

例(10)的主语“莫日根小伙子们”表示复数，但是完成体形动词əməxə“来了的”使用了单数后缀-n。我们发现，当完成体形动词为不及物动词、施事主语作为被修饰语出现在

形动词后面时，即使主语表示复数，完成体形动词也会倾向于使用单数人称后缀。可见，完成体形动词使用第三人称复数后缀也是受限制的。

3. 进行体形动词。进行体形动词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其后缀是由副动词 -mi/-rə 和 piei “在的/有的”结合构成的复合形式 -mi/-rə piei。进行体形动词要么不接人称后缀，要么只接第三人称单数后缀 -n。例如：

- (11) a. akə naxaŋ-tu tutu-rə piei nəwu-ji jitəhə-khətchi-mi xəsu-rə-n.
哥哥 炕-DAT 躺-PROG 弟弟-POS 看-SUFF:反复-CVB:方式 说-CONT-3SG
哥哥看看躺在炕上的弟弟说道。
b. thi pixan xuli-mi piei-n nio ni? 那个正在打猎(野外行走)的人是谁?
那 野外 行走-PROG-3SG 人 谁

例 (11a) (11b) 进行体形动词的施事“弟弟”和“人”都作为被修饰语出现在形动词后面，但是 (11a) 的进行体形动词 tuturə piei “躺着的”没有使用人称后缀，而 (11b) 的进行体形动词 xulimi piei “行走的”却使用了第三人称单数后缀 -n，体现出一定的随意性。我们尚未发现复数人称后缀用于进行体形动词的用例。

(二) 副动词与主语的人称一致关系

副动词属于动词的非终结形式、非中心的附属性动词，它不能完结句子，只能跟句末或后续动词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是有动词的配价成分，在句中表示各种行为性状语义(许伊娜 2001)。赫哲语副动词有五种，分别表示方式、先行、紧随、目的、条件等。其中，前四种副动词不能带人称，只有条件副动词才能带人称。

1. 不带人称的副动词。方式副动词后缀 -mi，表示前一个动作是实施后一个动作的方式；先行副动词后缀 -rə/-ra，表示前一个动作先于后一个动作。这两类副动词都接续在动词词干上，后面不能附加人称后缀，只有谓语动词使用与主语相一致的人称后缀。例如：

- (12) thikurun na arkhitecharmi-u-ni tsafə-rə cira-mi omi-i-thi.
3PL 又 酒碗-ACC-3SG 拿-CVB:先行 继续-CVB:方式 喝-NPST-3PL
他们又拿起酒碗继续喝。

紧随副动词后缀 -mitu，由方式副动词后缀 -mi 和后置词 -tu 结合构成。它接续于动词表示开始实施某一个动作后紧接着实施另一个动作，副动词后面不能附加人称后缀。例如：

- (13) niani naxaŋ-tulə thukhthi-rki-mi tu afinə-rkhi-xə-n.
他 炕-ALL 上-SUFF:趋向-CVB:紧随 睡-SUFF:趋向-PST-3SG
他一上炕就睡着了。

目的副动词后缀 -mi/-m nəmi，由方式副动词后缀 -mi 和后置词 -nəmi 结合构成，接续于动词表示前一个动作是实施后一个动作的目的，副动词后面也不能附加人称后缀。例如：

- (14) su jaxu thurəkhu-mi nəmi əmə-xə-jo. 你们都比赛来了。
2PL 都 比赛-CVB:目的 来-PST-2PL

2. 带人称的副动词。条件副动词后缀 -khi，表示前一个动作是进行后一个动作的条件或前提。-khi 后面通常附加人称后缀，构成 -khiji、-khifjı、-khini/-khin、-khiu、-khifo、-khithı 等复合形式。详见下文“条件式小句谓语动词”。

(三) 谓语动词与主语的人称一致关系

在赫哲语中，式形态常与时、人称等形态相融合，形成涉及多个范畴的复合形态。赫哲

语的式范畴可分为陈述式、祈使式、条件式三种^①。

1. 陈述式谓语动词。陈述式表示说话人对事件的肯定/否定陈述或提出疑问，主要用于陈述句、疑问句或感叹句。赫哲语陈述式分为肯定、否定两种。

①肯定陈述式。表示说话人对事件的肯定陈述或提出疑问，三身两数人称后缀都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后面，表示主谓人称一致关系。例如：

- (15) a. su jau-dzi əmə-xə-ʃo? 你们从哪里来的?
 2PL 哪里-ABL 来-PST-2PL
 b. niani xarpin-thikhi əmə-xə-ni, pi kaidzin-thikhi əmə-xə-ji.
 3SG 哈尔滨-ABL 来-PST-3SG 1SG 街津口-ABL 来-PST-1SG
 他从哈尔滨来，我从街津口来。

例(15a)是疑问句，(15b)是陈述句，都属于肯定陈述式，人称后缀 -ʃo、-ni、-ji 都出现在过去时后缀 -xə 后面，与主语“你们”“他”“我”的人称和数保持一致。

当主语表示第一人称时，动词非过去时采用零形式，人称后缀直接出现在动词词干后面；当主语表示第二、第三人称时，动词非过去时采用 -i，人称后缀出现在 -i 后面。例如：

- (16) a. pi thasxən thasxə-ji, ci puta wulu-i-ʃi, niani ja-u nə-i-ni?
 1SG 鱼松 炒-1SG 2SG 饭 煮-NPST-2SG 3SG 什么-ACC 做-NPST-3SG
 我在炒鱼松，你在煮饭，她在做什么？
 b. pu sun konin-mə-ʃo sa-wə. 我们知道你们的想法。
 1PL 2PL.POS 想法-ACC-2PL 知道-1PL

可见，肯定陈述式谓语动词的人称后缀受时体范畴的影响。首先，第三人称单数后缀 -ni、-n 都可以用于过去时动词，-ni 还常用于非过去时动词，但是 -n 一般不用于非过去时动词；其次，不论主语的人称和数是什么，用于持续体动词的人称后缀只有第三人称单数后缀 -n；最后，第三人称复数后缀 -thi、-thikurun 和 -lə、-l 都可以用于过去时动词，-thi、-thikurun 还可以用于非过去时动词，但是 -lə、-l 只能用于过去时动词，而不能用于非过去时动词。

②否定陈述式。表示说话人对事件的否定陈述或提出疑问，人称后缀出现在否定后缀之后。赫哲语否定后缀有非过去时否定后缀 -rṣə、过去时否定后缀 -rtchi，两者都是时间意义和否定意义凝固的语法化形式，后面通常出现人称后缀。我们以及物动词 təfə “吃”为例：

表2 及物动词 təfə “吃” 否定陈述式的人称变化

人称	数	非过去时否定陈述式	过去时否定陈述式
第一人称	单数	pi puta təfə-rṣə-ji. 我不吃。 1SG 饭 吃-NEG.NPST-1SG	pi puta təfə-rtchi-ji. 我没吃饭。 1SG 饭 吃-NEGPST-1SG
	复数 排除式	pu puta təfə-rṣə-u/-n.我们不吃。 1PL 饭 吃-NEG.NPST-1PL/3SG	pu puta təfə-rtchi-u/-n.我们没吃饭。 1PL 饭 吃-NEGPST-1PL/3SG
	包括式	pəthi puta təfə-rṣə-u/-n.咱们不吃。 1PL 饭 吃-NEG.NPST-1PL/3SG	pəthi puta təfə-rtchi-u/-n.咱们没吃饭。 1PL 饭 吃-NEGPST-1PL/3SG

^① 安俊（1986）把赫哲语的式范畴分为陈述式和祈使式两种；朝克（1987）则分为陈述式、祈使式、假定式三种。本文采用朝克（1987）的观点，将赫哲语式范畴分为陈述式、祈使式、条件式三种，条件式包括条件句和假设句。

第二人称	单数	ei puta teəfə-rʂə-ʂı? 你不吃饭? 2SG 饭 吃-NEG.NPST-2SG	ei puta teəfə-rtchi-ʂı? 你没吃饭? 2SG 饭 吃-NEG.PST-2SG
	复数	su puta teəfə-rʂə-ʂo? 你们不吃饭? 2PL 饭 吃-NEG.NPST-2PL	su puta teəfə-rtchi-ʂo? 你们没吃饭? 2PL 饭 吃-NEG.PST-2PL
第三人称	单数	niani puta teəfə-rʂə-n. 他不吃饭。 3SG 饭 吃-NEG.NPST-3SG	niani puta teəfə-rtchi-n/-ni. 他没吃饭。 3SG 饭 吃-NEG.PST-3SG
	复数	thikrun puta teəfə-rʂə-thı/-n. 3PL 饭 吃-NEG.NPST-3SG 他们不吃饭。	thikrun puta teəfə-rtchi-n. 3PL 饭 吃-NEG.PST-3SG 他们没吃饭。

据表 2, 当否定陈述式的主语表示第一、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单数时, 谓语动词与主语的人称一致关系具有较强的规律性。但当主语表示第三人称复数时, 过去时否定陈述式的谓语动词不使用第三人称复数后缀, 而用单数形式 -n; 在非过去时否定陈述式中 -n 可以代替第一、第三人称复数后缀, 在过去时否定陈述式中 -n 还可以代替第一人称复数后缀。可见, -n 的功能出现了泛化, 除了表人称意义外, 还倾向于表示完结句子的陈述语气。另外, 出现在非过去时否定后缀 -rʂə 之后的第二人称单、复数后缀会发生音变现象, 读为 -rʂəʂı, -rʂəʂo。

2. 祈使式谓语动词。祈使式表示说话人提出命令、要求、劝告或邀请等行为, 主要用于祈使句。祈使式通过专用于谓语动词的式形态来呈现, 可分为命令式、禁止式、意愿式、允许式、邀请式五种。

①命令式。表示说话人命令或要求听话人做某事。命令式可以使用零形式, 如上例 (6a), 也可以使用命令式后缀。当主语表示第二人称单数时, 动词词干接命令式单数后缀 -ru/ro; 当主语表示第二人称复数时, 谓语动词可以使用命令式复数后缀 -phso。例如:

- (17) a. mukhə omi-ro. 喝水吧。
 水 喝-2SG.IMP
 b. su xotuŋ xəsu-phso! 你们快说吧!
 2PL 快 说-2PL.IMP

-phso 是由一个发音短促的塞辅音 -ph 和第二人称复数后缀 -ʂo 结合形成的命令式后缀, 也可以读为 -phʂɔ/-phusu。有时即使主语表示复数, 命令式动词也会使用 -ru/ro。例如:

- (18) su əkhin nəwu xuan-dzi pəktanə-ru! 你们姐弟快跑吧!
 2PL 姐姐 弟弟 快点-ADV 跑-2SG.IMP

命令式后缀 -ru/ro 所表达的语气较为直接、强硬, 故常用于长辈对晚辈、男性对女性、上级对下级提出命令或要求; -phso 仅用于主语为复数的句子, 且语气较为客气, 常用于晚辈对长辈、女性对男性、下级对上级提出请求, 也用于普通人向诸神祈愿的歌词中。现代赫哲语口语中, -phso 的使用频率非常低, 多数情况下命令式用零形式或单数后缀 -ru/ro 来表示。

②禁止式。表示说话人不允许或劝阻听话人做某事。它实际上属于命令式, 但其形态有别于命令式, 用禁止副词 ədʐə “别” 和禁止式后缀 -rə 表示。当主语表示单数时, 动词词干接禁止式后缀 -rə, 动词后不再使用人称后缀; 当主语表示复数时, 禁止式后缀 -rə 后面会出现第二人称复数后缀 -ʂo/-ʂɔ/-ʂuə, 受到舌尖后辅音 r 的影响, 有时读为 -ʂo/-ʂɔ/-ʂuə。例如:

(19) a. *ci ədzə sɔŋwu-rə.* 你别哭了。
2SG 别 哭-PROH

b. *su minə-wə ədzə kəlthə-rə-ʂo.* 你们别找我了。
2PL 1SG-ACC 别 找-PROH-2PL

在赫哲语口语中，禁止式谓语动词的人称后缀已不严格区分单、复数形式，有时即使主语表示复数，说话人也会使用 *-rə*。例如：

(20) *su ədzə thikurun-mə əpəri jitshə-rə.* 你们别小看他们了。
2PL 别 3PL-ACC 弱小 看-PROH

可见，单数人称后缀代替复数人称后缀的现象不仅存在于陈述式中，也存在于祈使式中。

③意愿式。表示说话人在主观上试图做某事，而这件事是说话人自愿且即将做的。当主语表示第一人称单数时，意愿式可以用零形式表示，如上例 (6b)，也可以用由第一人称单数后缀和陈述语气融合形成的单数后缀 *-mi/-jə* 来表示。例如：

(21) a. *pi ənə-rə əmatchi puta kəlthə-rə teəfə-mi.*
1SG 去-CVB:先行 一点 饭 找-CVB:先行 吃-1SG.DES
我去找点饭吃。

b. *pi sun-tu əmə nio-tu əmə fuŋkhu pu-jə.*
1SG 2PL-DAT 一 人-DAT 一 手巾 给-1SG.DES
我给你们一人一块手巾。

当主语表示第一人称复数排除式时，意愿式用复数后缀 *-wə* 表示。例如：

(22) *pu wurkhə-u khirkhilə-wə.* 我们（要）砸门了。
1PL 大门-ACC 砸-1PL.DES

④邀请式。表示说话人邀请听话人与自己共同做某事，谓语动词接缀兼表人称意义和邀请语气的复合型后缀 *-mai*。不同于命令式，邀请式的主语为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说话人既是某种要求的提出者也是共同实施者。例如：

(23) *pəthi kəsə arkhi omi-mai.* 咱们一起喝酒吧。
1PL.INCL 一起 酒 喝-INV

当语境明确的情况下，即使省略主语，听话人也能根据邀请式后缀 *-mai* 准确理解说话人的邀请意图。例如：

(24) *ʂəlkhu-uə xuyu-rə teəfə-mai.* （咱们）煮玉米吃吧。
玉米-ACC 煮-CVB:先行 吃-INV

⑤允许式。不同于命令式，允许式是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允许某人（多为第三人）做某事。允许式的谓语动词接缀使动态后缀 *-ukhunə*，后面不使用人称后缀。例如：

(25) a. *niani-mə-ni ənə-rə jimaxə wakhtəi-ukhunə!* 让他去捕鱼吧！
3SG -ACC-3SG 去-CVB:先行 鱼 捕-CAUS

b. *thikurun-mə ſaxu əmə-rə teəfə-ukhunə!* 让他们都来吃吧！
3PL-ACC 都 来-CVB:先行 吃-CAUS

例 (25) 中，允许者即第二人称主语都被省略，被允许者“他”“他们”作为宾语出现，谓语动词 *wakhtəi* “捕”、*teəfə* “吃”词干上接缀允许式后缀 *-ukhunə*，后面未使用人称后缀。

3. 条件式小句谓语动词。赫哲语条件—结果关系（包括“假设—结果”关系）中的条件常实现为句法上的条件式，用条件副动词后缀 **-khi** 表示。“条件”指的是假定条件而非客观现实，因此条件式小句（即条件句，下同）谓语动词不带有表时成分，人称后缀直接接续在条件副动词上。例如：

- (26) a. ei munu kisun-mə-u tolti-rs-khi-ʃi pi əinə-u thakhu-ji.
 2SG 1PL.GEN 话-ACC-1PL 听-NEG.NPST-COND-2SG 1SG 2SG-ACC 收拾-1SG
 你要要是不听我们的话，我就收拾你。
 b. thikurun axəntu tsafə-khi-thi pəthi-tu-tə aji.
 3PL 兄弟 结拜-COND-3PL 1PL-DAT-POST:包含 好
 他们要是结拜为兄弟，对咱们也好。

条件句动词的人称变化不具有强制性。当条件句主语和主句主语不同指时，条件副动词倾向于使用人称后缀，从而有助于听话人辨识不同主语，如上例 (26)；但是当条件句主语和主句主语同指时，条件副动词一般不使用人称后缀，如下例 (27)：

- (27) ni əi uşkhu aifin imaxə-uə apkurki-khi ni tu thi
 谁 这 小 金 鱼-ACC 捞-SUFF:趋向-COND 谁 就 那
 asənxithə-uə asənnə-i pakhə-rə-n.
 女儿-ACC 做老婆-NPST 得到-CONT-3SG
 谁把这个小金鱼捞上来，谁就能得到那个女儿做老婆。

四 主语对动词人称一致标记的影响和制约

在赫哲语一致关系中，主语是控制项，主语的生命度、指称性特征影响和制约目标项即小句动词的人称一致标记。

(一) 主语的生命度

主语的生命度是制约动词人称变化的重要因素。跨语言的研究表明，生命度等级较高的名词性成分存在数的区别，而生命度等级较低的名词性成分则不存在这种区别。赫哲语名词性成分的生命度等级序列可归纳为“人类名词 > 非人类名词（有生名词/无生名词）”。当生命度等级高的人类名词或代词充当主语时，三身两数人称后缀都可用于动词；但是当生命度等级低的非人类名词如动物名词、植物名词、自然物名词、事物名词、身体部位名词、抽象名词充当主语时，谓语动词只能使用第三人称单数后缀 **-n/-ni**。例如：

- (28) eiwən niu-xə-n, thi nikhtə na əmə-rə maŋkəmo wucakhthə-u-ni
 太阳 出-PRF-3SG 那 野猪 又 来-CVB:先行 柞木 橡子-ACC-3SG
 teəfə-i-ni. 太阳出来了，那只野猪又来吃柞木橡子了。
 吃-NPST-3SG

例 (28) 的主语 **eiwən** “太阳”、**nikhtə** “野猪”都属于非人类名词，因此过去时动词 **niuxə** “出来了”、非过去时动词 **teəfəi** “吃”后面出现了第三人称单数后缀 **-n**、**-ni**；同时，由于“橡子”属于领属结构的核心语，后面也出现了与领属语“柞木”相一致的第三人称单数后缀 **-ni**。我们发现，当非人类名词作主语时，即使主语所指对象在数量上表示复数，谓语动词也会使用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例如：

- (29) a. ilan khəkhu təktə-mi əmə-xə-n.
 三 布谷鸟 飞-CVB:方式 来-PRF-3SG
 三只布谷鸟飞过来了。
- b. taujimaxa xəfa xəfa usuri manjmu-thikhi sələ-mi ənə-i-ni.
 大马哈鱼 群 群 乌苏里 江-ALL 逆-CVB:方式 去-NPST-3SG
 成群的大马哈鱼溯洄到乌苏里江。

(二) 主语的有定性

名词性成分的有定性具有类型学上的共性特征，往往涉及所指对象（referent）同实际语境中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还与说话人当时当地所持意图和所作假设等因素密切相关（陈平 1987）。赫哲语名词性成分的有定性等级序列可归纳为“定指>不定指>类指^①”，主语的有定性影响和制约动词的人称一致关系标记。

1. 主语为定指成分。“定指”是说话人在使用某个名词性成分时，预料听话人能够辨识的实体，包括回指性实体、存在于言语交际情景中的实体、属于听话人背景知识的实体等，这些实体具有可确认性强或者唯一性的特点。在赫哲语中，说话人一般通过使用人称代词、专有名词、指示结构等方式来表达定指成分（上文所举例句多属此类）。当定指成分充当主语时，谓语动词的人称后缀通常与主语保持一致，三身两数人称后缀都可用于动词。例如：

- (30) a. eɪ putə təəfə-xə-jí-a? 你吃饭了吗?
 2SG 饭 吃-PRF-2SG-Q
- b. thi mafa thinəutči-mi əmə-i-ni. 那个老头拄着拐杖来。
 那 老头 拄拐杖-CVB:方式 来-NPST-3SG

在话语中可借助“领属关系”来识别的实体也属于定指（王红旗 2012）。在名词性领属结构中，核心语受到领属语限定后具有了可辨识性，也属于定指成分。赫哲语名词性领属结构的核心语常由亲属称谓名词或身体部位名词充当，当这类核心语作定指主语时，谓语动词的人称后缀采用第三人称后缀。例如：

- (31) a. eɪn xunadzi-jí kiamthəkhtchi-xa-n? 你的妹妹结婚了吗?
 2SG.GEN 妹妹-2SG 结婚-PRF-3SG
- b. tuŋli ilan nəwu-ni ſaxu əmə-rə əktuləi-xə-thi.
 董丽 三 弟弟-3SG 都 来-CVB:先行 迎接-PRF-3PL
 董丽的三个弟弟都来迎接了。

例(31a)的主语 xunadzi“妹妹”、(31b)的主语 ilan nəwu“三个弟弟”都是领属结构的核心语，属于定指成分，后面分别出现了第二人称单数后缀 -jí 和第三人称单数后缀 -ni，与领属语“你的”“董丽”的人称和数保持了一致；同时，过去时谓语动词 kiamthəkhtchixa “结婚了”、əktuləixə “迎接了”后面也分别出现了第三人称单数后缀 -n 和复数后缀 -thi，与核心语主语的人称和数保持了一致。但是，当身体部位名词作为核心语充当定指主语时，即使主语表示复数，谓语动词的人称后缀也只用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例如：

^① 国内学界对“类指”的界定和使用并不统一，“类指”和“通指”常有交叉。本文的“类指”指广义上的“通指性名词短语”。

- (32) thi dzu axəntu kəkhthi-mi ciurkunə-i-thikurun, nalə-thi saxu
 那 两 兄弟 冻-CVB:方式 哆嗦-PRF-3PL 手-3PL 全
 pələpənə-xə-n.
 冻僵-PRF-3SG
 那两个兄弟冻得直哆嗦，手全冻僵了。

在例(32)中，核心语“手”后面出现了第三人称复数后缀，与领属语“那两个兄弟”的人称和数保持了一致。但是，尽管“手”表示定指复数，过去时谓语动词

ələpənəxə

“冻僵了”后面却使用了第三人称单数后缀-n。这是由于在母语人的认知中，人的手、脚等器官是身体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生命体，即身体器官名词的生命度等级较低，因此谓语动词的人称后缀采用单数形式，而非复数形式。

2. 主语为不定指成分。“不定指”是说话人在使用某个名词性成分时，预料听话人不能辨识的实体。在赫哲语叙实(factive)的句子中，说话人往往通过不用于回指的“数+(量)+名”结构表示不定指成分，作用在于引入一个新信息。当不定指成分充当主语时，谓语动词的人称后缀通常只用第三人称单数后缀。例如：

- (33) a. əi purkin-tumi, tujin sundza xithə niŋə-xə-n.
 这时候-DAT 四五 小孩子 进-PRF-3SG
 这时候，四五个小时孩子进来了。
 b. əi purkin-tumi, əm xortchi nio xothuŋ təu-dzi-ni xuli-mi niu-xə-n.
 这时候-DAT 一帮人 城里-ABL-3SG 走-CVB:先行 出-PRF-3SG
 这时候，一帮人从城里走出来了。

我们发现，当不定指成分引入的复数对象属于说话人离开叙述话题而临时引入的新的对象但并非话语的主要陈述对象或重要对象时，谓语动词倾向于使用第三人称单数后缀，如上例(33)；反之，则倾向于使用复数形式，如下例(34)：

- (34) tsuliputhi ətu pa-tu-ni əm acikhthə ətiasən tha-tu imaxa
 以前 额图 地方-DAT-3SG 一 年轻 夫妻 那-LOC 鱼
 wakhtehi-ra pixan xuli-ra palti-i-thi.
 捕-CVB:并列 野外 行走-CVB:并列 生活-NPST-3PL
 早年，额图那个地方，有一对年轻夫妇在那里靠捕鱼、打猎生活。

例(34)是赫哲族长篇伊玛堪《希特莫日根》第一部《英雄诞生》^①的开头，主语“一对年轻夫妇”是说话人首次引入的主要人物，尽管采用了不定指结构，但是非过去时谓语动词paltii“生活着”后面使用了与主语人称和数相一致的第三人称复数后缀。可见，当不定指成分充当主语时，一致关系还受语篇规则和叙事模式的影响。

3. 主语为类指成分。刘丹青(2023)指出，类指的核心义是类(kind)，它与个体相对；跟类指平级相对的指称义不是“有定”或“无定”，而是它们的上位义——个体指(reference of individuality)。在赫哲语中，类指由光杆普通名词充当，句子所陈述的往往是普遍规律，当类指成分作主语时，谓语动词人称后缀只用第三人称单数后缀。例如：

^① 伊玛堪《希特莫日根》的第一部《英雄诞生》由尤*凤讲唱，金莉娜采录、标音。详见金莉娜、程亚恒(2019:256)。

(35) a.	xədžinnio	tçarimkho	thixalə-mi	tçari-rə-n.	赫哲人爱唱嫁令阔。
	赫哲人	嫁令阔	愿意-CVB:方式	唱-CONT-3SG	
b.	xaxa	sakəti	ta-khi	asən	təlxə-rə-n,
	男人	大	变-COND	妻子	娶-CONT-3SG 女人
	əti				大
		katə-rə-n.			变-COND
	丈夫	嫁-CONT-3SG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例(35)反映的是普遍的经验知识或客观事理。句中主语“赫哲人”“男人”“女人”都表示类指，谓语动词的人称后缀使用了第三人称单数后缀-n。类指的特点在于凸显内涵，抑制外延(刘丹青2023)。因此当类指成分作主语时，往往会隐去对象的数量特征，谓语动词也就倾向于采用单数后缀，而非复数后缀。

五 结语

人称范畴是赫哲语动词的独立语法范畴之一，既有类型学上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特点。赫哲语的人称一致标记均为后缀，人称代词是人称后缀的主要来源，名词的复数后缀也是来源之一。赫哲语形动词、副动词、谓语动词与主语的人称一致关系不完全相同；陈述式、祈使式、条件式谓语动词的人称一致关系体现谓语和主语之间的人称信息编码模式；主语的生命度和有定性是制约人称一致关系的重要因素。赫哲语动词的人称范畴对于建立主语论元和谓语之间的句法、语义联系具有重要作用。赫哲语动词的人称一致关系具有较强的规律性，但是已出现简化趋势，第三人称单数后缀出现了功能泛化。例如-phso、-lə/-l、-rəsəo等人物复数后缀在20世纪80年代还在普遍使用，但是现在只有个别70岁以上的老人还能较好地区分和使用，70岁以下的老人则经常出现漏用、误用或混用人称后缀的现象，体现出赫哲语人称范畴的系统性衰退。赫哲语动词人称范畴的研究为进一步认识濒危赫哲语的语法规律及满一通古斯语言的类型学特征提供了新的事实依据。

参考文献

- 安俊. 1986. 《赫哲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朝克. 1997. 《论赫哲语动词陈述式》，《满语研究》第1期。
- 陈平. 1987.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语文》第2期。
- 邓浩. 1996. 《维吾尔语动词祈使式形式的来源及其发展》，《民族语文》第6期。
- 邓浩、郑婕. 1987. 《维吾尔语谓语人称范畴初探》，《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 胡增益. 2001. 《鄂伦春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金莉娜、程亚恒. 2019. 《黑龙江同江赫哲语》，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兵. 2013. 《通古斯语言长辅音的共时特点与历时形成机制》，《民族语文》第4期。
- 凌纯声. [1934]2012.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
- 刘丹青. 2023. 《类指成分的话题化功能及其成因》，《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刘丹青、强星娜. 2009. 《〈人称范畴〉介评》，载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合办《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第156-1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木再帕尔. 2017. 《维吾尔语名词与人称、格成分的语法化》，《满语研究》第1期。

- 木再帕尔. 2018.《维吾尔语的无人称结构》,《满语研究》第1期.
- 拿木四来. 1981.《达斡尔语的谓语人称范畴》,《民族语文》第2期.
- 斯钦朝克图. 2021.《阿尔泰语系语言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关系及其渊源研究(上)——兼论与汉藏语的接触》,《满语研究》第1期.
- 孙宏开. 1994.《再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第4期.
-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 2007.《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 唐正大. 2006.《与关系从句有关的三条语序类型原则》,《中国语文》第5期.
- 王红旗. 2012.《不定指成分出现的语境条件》,《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乌尼尔其其格. 2005.《达斡尔语和维吾尔语谓语性人称附加成分的比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 许伊娜. 2001.《阿尔泰诸语句法类型及副动词范畴》,《民族语文》第1期.
- 尤志贤、傅万金. 1987.《简明赫哲语汉语对照读本》,哈尔滨: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
- Lavoie, L. M. 2001. *Consonant Strength: Phonological Patterns and Phonetic Manifest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Siewierska, A. 2008.《人称范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Person Marking of Verbs in Hezhen

JIN Lina and JIN Yujie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first-hand data from fieldwork, we propose that Hezhen has person markings and provide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person marking on verbs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All the verb agreement markers of Hezhen are suffixes. From morphological and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ersonal pronouns are the primary sources of verb agreement suffixes. Person inflection on verbs displays the encoding of the person information of the clausal subject and predicate. Verbal adjectives, converbs and verbs functioning as a predicate are somewhat different in terms of person inflection, and verb agreement between the clausal subject and predicate is distinct in indicative, imperative and conditional sentences. Subjects are controllers of person markings, and the animacy and definiteness of subjects exert impact and restrictions on person markers of verbs. Suffixation of person markers on verbs is fairly regular, but the markings are tending toward simplification.

[Keywords] Hezhen language verb person marking agreement controller

(通信地址: 金莉娜 157001 黑龙江 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金钰洁 518053 广州 暨南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